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北夢瑣言 第二十卷

見馬撫牌

上問范延光見管馬數。對曰：「見管馬軍三萬五千。」上撫牌歎曰：「朕從戎四十年，太祖在太原時，騎軍不過七千；先皇帝與汴軍校戰，自始至終，馬數才萬。今有鐵馬三萬五千，不能使九州混一，是吾養卒練士將帥之不至也。老者馬將奈何？」延光以馬數多，國力虛耗為言，上亦然之。

受賂曲法

鎮州士人劉方遇，家財數萬。方遇妻田氏早卒，田之妹為尼，常出入方遇家，方遇使尼長髮為繼室。有田令遵者，方遇之妻弟也，善貨殖，方遇以所積財，令令遵興殖也。方遇有子年幼，二女皆嫁。方遇疾卒，子幼不能督家業，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為令遵興殖，乃聚族合謀，請以令遵姓劉，為方遇繼嗣。即令鬻券人安美為親族請嗣。券書既定，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。而二女初立令遵時，先邀每月供財二萬，及後求取無厭。而石、李二女夫教二女詣本府論訴，云：「令遵冒姓，奪父家財。」令遵下獄，石、李二女族與本府要吏親黨，上至府帥、判官、行軍司馬、隨使都押衙，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，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，俱棄市。人知其冤。

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，懼事發，令內地彌縫。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，明宗驚怒，下鎮州，委副使符蒙按問，果得事實。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、行軍司馬及通貨僧人、婦人皆棄市。惟從敏初欲削官停任，中宮哀祈，竟罰一季俸。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，而八議之所不及，失刑也。（安重海誅後，王貴妃用事，故也。）

因事納諫

馮道對：「太子食，有邪蒿，師傅以其名邪，令去之。況人事乎？」上退，問群臣「邪蒿」之義，范延光對：「無名之役，不急之務，且宜罷之。」自安重誨伏誅，而宦者孟漢瓊連宮掖之勢，居中用事，人皆憚之。因宰臣奏對，延光等深言「邪蒿」、「春冰」、「虎尾」之戒，欲驚悟上意也。上聖體乖和，馮道對寢膳之間，動思調衛。因指御前果實曰：「如食桃不康，翌日見李而思戒可也。」初，上因御李，暴得風虛之疾，馮道不敢斥言，因奏事諷悟上意。

秦王輕佻

秦王從榮之為元帥，輕佻淺露，狎近浮薄。列坐將帥，而與判官論詩；未躋大位，而許人禍福。由是中外忌憚，竟及誅敗。上聞從榮伏誅，悲駭幾落御榻，氣絕復甦者再。由是不豫轉增，以至晏駕。自云：「我今日自作劉窟頭也。」

沈徽曲江吟（溫&~UMUMZ附。）

吳興沈徽，乃溫庭筠諸甥也，嘗言其舅善鼓琴吹笛，亦云有弦即彈，有孔即吹，不獨柯亭、爨桐也。制《曲江吟》調，善雜畫，每理髮則思來，輒罷櫛而綴文也。有溫&~UMUMZ者，乃飛卿之孫，憲之子。仕蜀，官至常侍。無它能，唯以隱僻繪事為克紹也。中間出官，旋游臨邛，欲以此獻於州牧，為謁者拒之。然溫氏之先貌陋，時號「鍾馗」。&~UMUMZ之子郢，魁形，克肖其祖，亦以奸穢而流之。

姜志認父

姜志，許昌人，自小亂離，失其父母，爾後仕蜀，至武信軍節度使。先是，殿中圍人姜春者，事之多年，頻罹鞭撻。一旦，告老於國夫人，請免馬廄之役，而丐食於道路。夫人愍之，詰其鄉貫姻親，兼云：「有一子，隨軍入川，莫知存亡。」其小字、身上記驗，一一述之。果志之父也。洎父子相認，悲號殞絕。志乃授父杖，俾笞其背，以償昔日所誤之事。舉國嗟歎之。此事川蜀皆知。

王氏子知前生

唐四方館主王郢尚書，自西京亂離，挈家入蜀，沿嘉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。其弟年七歲，忽云：「我曾有經一卷，藏在此寺石龕內。」因令家人相隨訪獲之，木梳亦存。寺僧曰：「此我童子也。」較其所夭之年與王氏之子所生之歲，果驗也。其前生父母尚存。及長，仕蜀，官至令錄數任，即王郢。（近聞歿於雅斜，往往靈語說事如平生。又言我為陰官云云，即記前生不誣也。）

舒溥三斥三遇

舒溥者，萬州人，龔解書記，事前恩州刺史李希玄，往廣州謁嗣薛王，歸裝甚豐。於時，蜀兵部毛文晏侍郎、宣徽宋光葆開府、前陵州王洪使君，皆未宦達，舒子竊資而奉之。爾後三人繼登顯秩，而恃此階緣，多行無禮於恩牧，因笞而遣之。始依陵州王洪，奏授井研令，尋為王公所鄙。次依宋開府，亦以不恭見棄，轉薦於嘉牧顧珣。珣承奉貴近，誤奏為團練判官，賜緡，轉員外郎。未久失意，復疏之，俾其入貢，仍假一表，希除畿邑，實要斥遠之。邸吏知意，表竟不行。淹留經年，乃詣堂陳狀，只望本分入貢之恩澤。朝廷以其北面因依，莫測本末，優與擬議，轉檢校工部郎中。所謂三斥三遇也。愚嘗覽吳武陵為李吉甫相所誤致及第，因類而附之。

杜何博士（高諷附。）

杜何博士，相國駙馬棕之子，仕蜀至五轉，無它才俊，止以貴公子享俸祿而已。恥其官卑，詣執政陳啟，自述門閥，其末云：「昔年入貢，仕在花樹韋吏部先德之前；（即韋莊相也。）今日通班，在新津馮長官小男之後。（即少常銳也。）」執政愍而慰之。

有高諷者，自云太尉諸孫，羈旅三川而多忤物。每歎求官不遂，遍告人曰：「何不還我羅城來？」蓋以掌武所築，蜀人安之。

其疏闊皆如此也。

韋巽廷鈍（周仁矩附。）

韋巽，太尉昭度之子也，廷懦蒙鈍，率由婢媪。仕蜀，先主以其事舊，優容之，以至卿監。或為同列所譏云：「三公門前出死狗。」巽曰：「死狗門前出三公。」又能酬酢也。

周仁矩者，即蜀相庠之子，為駙馬都尉，有才藻而庸劣。國亡後，與貧丐者為伍，俾一人先道爵里於市肆酒坊之間，人有哀者，日獲三二百錢，與其徒飲啖而已。成都人皆嗟歎之。

中令忍欲（王彥章附。）

唐鳳翔李曦令公，收蜀，充饋運使，於蜀城東門外下營。魏王與郭侍中入居蜀宮，玉帛子女，它人無復見矣。中令寂寞無以遣，適穎川陳昭符仕蜀，累剖竹符，早在岐山，微有階緣，而得候謁，因求一美人以獻之。有蕭夫人者，乃蜀先主之寵愛也，曾賜與鳳翔歸降指揮使王胡（忘其名。），賜名丞弇。王胡乃岐王賜姓，連「彥」字，卒後，蕭氏寡而無子，其容態明悟，國人所聞。陳致堯氏，誘之而獻。抱衾之夕，中令於窗隙中窺之，歎其妍妙，乃詰所來。左右方以王胡為對。中令止之曰：「王胡背恩投蜀，誠不可容。然其向來吾之子姪矣，此事不可。」遽令約回。時有知者，皆重中令少年而忍欲復禮，誠貴達人難事。穎川每為愚話之。

周彥章本姓王，以軍功為金吾衛使。後主采選宮妓，王有女甚美，因命內人欲選入宮。王乃按劍曰：「某是先皇令與周氏作義男，本姓王，為眾所聞也。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？」因召左右小軍將無婦者，以女衣襟結之，便為夫妻。爾後國變，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，脅後主誅君側韓昭等，即其事也。

何見鬼

王蜀時，閬州人何奎，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，既非卜相，人號「何見鬼」。蜀之近貴咸神之。鬻銀之肆有患白癩者，傳於兩世矣，何見之，謂曰：「爾所苦，我知之矣。我為嫁媵，少環釧釵篋之屬，爾能致之乎？即所苦立愈矣。」白癩者欣然許之。因謂曰：「爾家必有它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存焉。亡者之魂無依，故遭為此祟。但去之，必瘳也。」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它物，忖思久之。老母曰：「佛前紗窗，乃重圍時它人之物，曾取而置之，得非此乎？」遽令撤去，仍修齋懺，其疾遂痊。竟受其釧之贈。

何生未遇，不汲汲於官宦。末年祈於大官，自布衣除興元少尹，金紫，兼妻邑號，子亦賜緋。不之任，便歸閬州而卒，預知死期也。雖術數通神，而名器逾分，識者知後主之政，悉此類也。

孫卯齋

嘉州夾江縣人孫雄，人號「孫卯齋」，其言事亦何奎之流。偽蜀主歸命時，內官宋愈昭將軍數員，舊與孫相善，亦神其術，將赴洛都，咸問其將來升沉。孫俯首曰：「諸官記之，此去無災無福，但行及野狐泉已來稅駕處曰：『孫雄非聖人耶？此際新舊使頭皆不見矣。』」諸官皆疑之。爾後量其行邁，合在咸京左右，後主罹偽詔之禍，莊宗遇鄴都之變，所謂新舊使頭皆不得見之驗也。愚同席備見說，故記之。

馮見鬼

遂寧有馮見鬼（忘其名。），似有所睹，知人吉凶。穎川陳絢為武信軍留後，而劉令公知俊交替，摭其舊事，疊有奏論。馮生謂穎川曰：「府主雖號元戎，前無旌節所引，殆不久乎？幸勿憂也。」未逾歲而彭城伏誅。

有官人林泳者，本閬人也，嘗謂僚友曰：「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？無聽其妖。」馮聞之甚不平。或一日，對眾謂之曰：「閣下為官，多不克終，蓋曾殺一女人為祟，以公祿壽未盡，莫致其便。我能言其姓名，公信之乎？」於是慚懼，言誠於馮生，許為解其冤也。它皆類此。

休公真率

沙門貫休，鍾離人也，風騷之外，精於筆札，舉止真率，誠高人也。然不曉時事，往往詆訐朝賢，它亦不知己之是耶非耶。荊州成中令問其筆法非耶，休公曰：「此事須登壇而授，非草草而言。」成令銜之，乃遽於黔中因病以《鶴詩》寄意曰：「見說氣清邪不入，不知爾病自何來。」以詩見意也。

馮涓大夫有大名於人間，淪落於蜀，自比杜工部，意謂它人無出其右。休公初至蜀，先謁韋書記莊，而長樂公後至，遂與相見，欣然撫掌曰：「我與你阿叔有分。」長樂怒而拂袖。它日謁之，竟不逢迎，乃曰：「此阿師似我禮拜也。」自是頻投刺字，終為閬者所拒。休公謂韋公曰：「我得得為渠入蜀，何意見怪？」（道門杜先生，亦以此疏之。）

國清寺律僧嘗許具蒿脯，未得間。姜侍中宅有齋，律僧先在焉，休公次至，未揖主人貌，乃拍手謂律僧曰：「乃蒿餅子何在？」其它皆此類。通衢徒步，行嚼果子，未嘗跨馬。時人甚重之，異乎廣宣、棲白之流也。